

森林課堂

這個地方叫Prenden，大概在柏林北邊三十來公里的位置，是一大片有森林有湖的地方。兒子所在的學校主校區在市中心，但在Prenden也有一塊不算太大的地。這塊地就在這片森林裏，旁邊還有一個湖。

正因為有了這塊地，兒子學校裏所有六年級學生每周會有一天「森林課堂」。學校的大巴車把整個班二十來個學生拉到Prenden待上一天；自然科學、英語、生物幾門課都在這兒上了。

真是很難不羨慕，這樣的六年級學生簡直是太幸運了。兒子和他的同學們每周都很期待去Prenden的這一天，彷彿像每周一次的春遊一樣。

復活節假期時，老師提到說你們可以帶家人來這裏看看，兒子每天開始念叨，問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去Prenden一趟，他很想帶我們去看他搭的Shelter。Shelter，直譯過來叫「避難所」，但我覺得翻譯成野外避難帳篷更合適。

總算在一個晴天我們得以成行。把車停到森林的路邊，帶上小狗曼巴，我們跟着兒子去他每周上課的地方。跨過一個有鐵絲網的柵欄，就算是進門了。

這片森林全是長得很高的松樹，一路上都有木頭做的桌子板檯，樹枝搭的帳篷，或者木頭圍起來的做遊戲的地方。當然了，地上時不時還有各種動物留下的「痕跡」。

再往裏走便到了兒子說的「Wagon」。這是一輛可以被拖車拖走的小房車，大小像一部小巴士一樣。這裏是他們集會的地方，他們也在這裏準備午餐或者存放東

西。這輛小房車的旁邊還有一個小廁所，兒子說那是女生廁所。我問，那男生呢，他給了我一個「你說呢」的表情。

他們每次在這裏的午餐都是西紅柿意大利麵，可能攜帶和製作都還算方便吧。小朋友們都要自己帶上餐具，畢竟一次性餐具太不環保，學校在這方面也很注意。

兒子邊走邊介紹，他們盛了意麵就會自己找地方吃，他和好朋友到自己搭的帳篷裏吃，老師每次還會給一條地毯鋪在帳篷裏面，算是野外條件裏的頂級環境了。

順着兒子手指的方向，總算看到了他的野外帳篷，也算是這片森林裏的「豪宅」了。這是唯一「棟」有點綠色的帳篷，除了樹幹和樹枝搭起來，外面還有綠色的松枝遮陽，帳篷裏面也有幾個「座位」。兒子象徵性地把外面的樹枝樹幹拿來拿算是整理「裝修」一下，還讓女兒當個副手幫幫忙；小狗曼巴在旁邊巡視了一圈，還好沒有去留下自己的氣味劃個地盤。

待了一會兒，我們繼續往森林深處走，走下一處斜坡，便是湖邊了。陽光好得很，小狗曼巴直接跑到湖邊撲騰水去了。我們鋪好野餐毯，美美野餐了一頓。兒子告訴我們，這裏沒有垃圾桶，所有的垃圾他們都會自己帶回學校或者帶回家分類處理。

野餐後，我們跟着兒子在這片森林和湖畔散步，聽着他如數家珍地指點這裏各種的樹、草、動物……我一邊聽一邊滿意地點頭。

看來，這片森林真是名副其實的「課堂」，真棒！

柏林漫言

余逾

如是我見

童可智

此「讀書人」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接受過教育」或是「識字做學問」的人，而是在這個網絡橫行、閱讀碎片化的時代，仍然樂於同書香為伴的人。移居香港已六年了的我，對這座城市，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隨處可見的讀書人。

記得初來之時，工作尚不忙碌，在香港的朋友也極少。每到夜燈初上，我喜歡獨自一人到文華東方酒店的咖啡廳坐上一陣，點一杯英式紅茶，慢慢品讀心儀的書。王安憶的《長恨歌》，來港前已經反覆讀過，許是咖啡廳窗外遮打街上的鳳凰木隨夜風搖曳，給了我太多的詩意和靈感，以至於我覺得這樣的氛圍不讀它，太可惜。於是，某天，我帶着這本書來到咖啡廳，正讀得投入，一個輕柔的男聲彬彬有禮：「先生，不好意思打擾了，可以告訴我這個版本在哪裏有賣嗎？」我循聲望去，是個略帶書卷氣的中年男子。我意外極了：「你也喜歡王安憶？」他點點頭，

城市裏的讀書人

並從包中默默取出了曾獲得紅樓夢獎評審團獎的《啟蒙時代》。當得知我手中的《長恨歌》是若干年前上海學林出版社的單行本、本港早已沒有售賣時，他有些遺憾。然後，我們沒再多聊什麼，默契地在各自的座位上，看各自的書。那一晚，因為讀書的人而格外溫情。

莊士敦道上的三聯書店，是我周末的好去處。那裏的新書多，人亦多。即便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那家書店仍然很難保持一點五米的安全距離。書香可以讓人放下疫情的戒備與精神的創傷，我為這樣的發現而暗暗歡喜。我在這家書店認識了來港之後的第一個「忘年交」：小李同學。那個夏天，他剛剛結束DSE考試，我們都在日本文學的書架前全神貫注，捧讀書上的新書。他忽然開口和我打招呼，客氣地向我請教對村上作品的看法。之後，我們的接觸多了起來。他最終被城市大學法律專業錄取，學業自然是忙的。但我們還是按照約定每個月在書店見一次面，然後去街口的海天堂一邊吃龜苓膏一邊聊一聊這個月看過的書。前些天，我又見他，發覺他堅持讀了很多關於敦煌文化的書籍。他

說，他喜歡那些「悠久又博大的事物，這應該就是家園」。他那明亮又深邃的眼神，讓我堅信：香港的青年注定不會是被耽擱的一代，更不應該被放棄，如小李同學一樣熱愛讀書的年輕人，注定了書海中被指引、被影響，然後尋找到屬於他們的家園認知和精神家園。

港鐵上，讀書的人也並不少見。如今，我每日清早搭七點十二分那班港鐵從青衣上車，總在相同的車廂看到一個高個子的男生，三十歲左右，雖然戴着口罩，但眉宇間的一份內斂與儒雅，總會溫溫柔柔地傳遞給他與他不經意對視的人。我之所以注意到他，並不是因為足有一米九的高度，而是他時不時地單手持一摞排本的線裝書，在擁擠熙攘的車廂裏讀得聚精會神，去年冬天，他讀的是也斯的散文，而前些天，他讀的是張愛玲的《小團圓》。對於張愛玲作品版本一向好奇的我，那日為了弄清楚究竟，竟然一路偷看他手中的書到九龍塘。雖然最終還是沒有看出是哪個出版社的作品，卻從他無意中露在外面的卡包意外地發現這個讀書人是培正中學的教師。他的學生有福了，我暗付。

公務員北上掛職有助融入大灣區



維港看雲

郭一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接受央視新聞採訪時稱，將與包括深圳市等廣東省市政府簽訂協議，讓香港公務員到內地「掛職」交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上月在立法會指出，港府

正與內地部門商討加強香港公務員培訓，包括讓公務員到內地單位「掛職」一段時間，以便觀察學習。未來希望引入規定，要求公務員必須在三年試用期間完成內地的培訓課程，才獲長期聘用。筆者認為，這是推動香港融入大灣區一項突破性的重大舉措。

自從中央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到兩年前推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及今年三月全國人大通過《十四五規劃綱要》，香港社會各界逐漸形成共識，融入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現在最關鍵是要解決如何融入的問題，過去幾年，坊間討論的焦點，主要是如何發揮「一國兩制」、兩種關稅區、三種貨幣的優勢，如何突破各種體制和人為障礙，實現大灣區經濟和市場一體化問題等等。誠然，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建設大灣區就可能徒有虛名，但這些都屬於技術問題，更加重要的是人的問題。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克服各種認識上、心態上的障礙，進一步提升大灣區「9+2」地方政府之間的溝通效率，特區政府安排公務員到大灣區政府部門掛職的做法，就是從人的問題入手，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以筆者所知，特區政府公務員有不少途徑可以學習和了解國情，例如與內地不同機構合辦各類國情班的做法，已經持續多年，有一年筆者參加新聞界國情班到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學習，剛好遇上了一個特區政府公務員國情班結業要離



深圳與香港毗鄰，聯繫緊密。

資料圖片

開。不過，國情班通常只有短短一周左右，多講宏觀國情。筆者接觸到的一些公務員，真正了解內地政府架構和運作的其實不多，簡單如省市縣政府官員與中央各部門官員的行政級別、從屬關係，都搞不清楚，連一些政府部門的正確名稱也常常弄錯，而這些只不過是國情的基本常識。畢竟，香港特區政府和內地省市市政府是「一國兩制」，無論體制上、架構上、運作上，還是文化傳統上，都有很大不同。到內地掛職，參與政府部門的日常運作，成為內地公務員隊伍一分子，不僅上述提及的那些國情常識會自然而然變得熟悉，而且也會更容易理解內地政府決策的理念，對內地政治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北上掛職公務員回到香港特區政府之後，如果需要與內地相關部門溝通，肯定會事半功倍，對推進大灣區建設的積極性也多半會更高。

至於心態上的障礙，指的是一些人對內地體制的成見或偏見。回歸前和回歸初期，香港公務員被譽為全世界最優秀的公務員隊伍之一，廉潔、高效等各種讚譽滿天飛，內地從中央各部門到各省市市政府紛紛派員到香港學習，多家專門接待內地公務員來香港學習和考察的培訓機構也應運而生。據筆者所知，

多年前深圳市中層以上官員要輪流到香港和新加坡考察學習政府部門運作，我認識的一位深圳處級幹部曾經至少三次到香港考察、培訓，他說每次來港學習都有新的收穫。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內地取得偉大成就，與秉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敢於打破舊思維習慣、不斷學習、與時俱進有很大關係。反觀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隊伍，卻顯得保守和故步自封，日前在一個論壇上，有本港商界人士以親身經歷，批評特區政府做事一慢二壟斷，讚揚內地政府不僅決策和執行非常高效，而且市場開放鼓勵競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香港一些官員公務員對內地取得舉世矚目的進步和成就視而不見，對內地的體制優勢視而不見，歸根究柢，這是一種港英時代遺留的制度和 Cultural 優越感在作祟。我認為，到內地掛職，是改變香港公務員文化中根深柢固的殖民地政府官員心態最好的辦法之一。

當然，香港公務員北上掛職，也可能會發現內地政府部門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發現兩地溝通合作方面的一些體制瓶頸。透過相互交流，促進共同進步，共建大灣區文化，這也應該是兩地政府達成這項「掛職」制度安排的應有之義吧。

禪風雅意

廣東省博物館正舉辦「禪風雅意——嶺南寺僧書畫暨海幢寺文化藝術展」，共展出書法、繪畫、外銷畫、古籍文獻及一百二十多組共二百多件展品，追溯海幢寺及嶺南僧人在詩文書畫、經籍刻印、園林建築、盆景藝術及東西方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成就。展期至八月二十九日。圖為展場一隅。

中新社



市井萬象



微型藝術的魅力



HK人與事 朱昌文

近日，觀塘新落成的「凱匯」群慶基座裕民坊商場，舉行一個名為「官塘·傳情」的微型藝術展覽，吸引市民前往觀賞。筆者有幸在預展時先睹為快，高興之餘，深覺值得向朋友推介。

這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微型藝術展覽，是由「快樂微型藝術會」與市區重建局及物業發展商合作舉辦，該會的會長是資深傳媒人潘麗瓊。她曾於去年秋天回內地完成隔離十四天，與同伴先後到上海、杭州和武漢舉行「感受香港·2020香港微型藝術展」，展出四十件藝術品，題材多樣，重現了香港的各種景觀，讓內地同胞具體細微地認識到香港今昔的面貌。展覽大受歡迎，好評如潮，到滬公幹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也特地前去參觀，對展覽讚賞有加。中央電視台和其他許多媒體都作了顯著報道。潘麗瓊向筆者透露，今年秋天，她會再接再厲前往南京、濟南等城市舉辦微型藝術展，讓內地更多同胞認識香港。

快樂微型藝術會去年與香港市區重建局和物業發展商磋商，在今年落成的觀塘裕民坊商

場舉辦微型藝術展，隨後開始進行資料搜集及製作。作為展覽策劃人的潘麗瓊表示，觀塘市中心裕民坊一帶經過大規模重建，面貌煥然一新。為了讓市民留住對觀塘面貌的記憶，她希望透過作品將觀塘的故事以立體的方式呈現出來，令觀眾體驗到昔日市民的生活。

經過一眾微型藝術家的共同努力，創作了多件重現觀塘舊貌的主題作品，加上以前製作的顯現港九各區面貌、商店、節慶及特色建築物等的作品，總共三十八件。其中的主題作品「觀塘裕民坊」可算是展覽中壓場之作。這件作品由蔡璧龍、何國添和陳鴻輝三位藝術家聯手創作而成。作品聚焦觀塘心臟地帶，包括裕民坊大廈、裕華大廈以及寶聲戲院、麥當勞、恒生銀行、大生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當年華酒樓、東苑酒樓、同樂酒樓、珠江國貨公司以及不少街坊小店和街邊小販，加上街上車來車往，遊人如鯽，作品創作得維肖維妙，形神俱備。我是觀塘老居民，對這個地方太熟悉了，心懷濃厚感情，今天看到這件精彩作品，彷彿走進時光隧道，重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歲月，

感覺奇妙。

除此之外，還有「興發生果店」、「左溝右溝果汁店」、「永興豆漿王」、「雞仔餅大王」、「福泰晶品」、「駿業士多」等多件重現觀塘舊貌與風情的作品。我們參古看今，見證了時代的變遷，經歷了觀塘不同的時代。

展覽的作品內容還涵蓋港九各區的面貌，類別包括有文化傳承、地標建築、懷舊街市以及港式風味等，如「長洲搶包山」、「大澳風情」、「水鄉棚影」、「中環石板街」、「西環碼頭」、「中國冰室」、「藍屋」、「羅記皮鞋」、「添記玩具」、「觀塘潮州打冷」、「金記餅家」等，題材多樣，製作精美，栩栩如生，令觀眾目不暇給，大家都看得趣味盎然，所以展覽會場經常充滿歡聲笑語，會場好像變成了一個「大眾樂園」。

潘麗瓊告訴我，她自小喜歡繪畫，興趣一直不減。多年前她愛上了微型藝術，便於二〇一三年與同好者成立了快樂微型藝術會，旨在透過微型藝術，把香港的生活、文化和景觀立體細緻地呈現出來。她說，微型藝術被視為一

種優秀的保存歷史文物之法，透過微型創作，所有作品都能完整及立體地保存，而且可以觸摸得到，是一種老少皆宜的藝術活動。



主題作品「觀塘裕民坊」。

作者攝